

# 永遠懷念吳孟達



藝苑草  
李力持

結緣於蓋世豪俠  
達哥一人飾兩角  
驚嘆專業無用拖  
再拍他來自江湖  
三叔金水爆收視  
黃金拍檔現江湖  
從此跳出電視框  
勇闖銀幕放異彩  
喜劇之王做劇務  
實質是超級臥底  
無厘頭的代表作  
破壞之王筋肉人  
表面兇狠實溫柔  
食神超級大反派  
徹頭徹尾黑人憎  
演出驚喜無人敵  
少林足球衰教練  
其實是個大好人  
不同角色皆精彩  
百看不厭萬人愛  
感恩多年曾共事  
合作回憶難磨滅  
實至名歸是影帝  
喜劇之王是達哥  
廣交朋友結善緣  
台前幕後好口碑  
亦師亦友好家人  
祝願天堂無痛苦  
長留歡笑在人間  
永遠懷念吳孟達



▲吳孟達（左）與李力持（右），二人為觀眾帶來過甚多歡笑。資料圖片

# 我的長衫



HK人與事  
周軒諾

我女兒在二〇一六年仲夏出生，從那一年開始，我經常到不同學校透過儒家文化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良心教育。希望以行動告訴小寶貝，爸爸除了工作賺錢以外，亦有為社會作出貢獻，雖然這些付出微不足道，但是影響到一個算一個。同時利用自己擅長的國學知識、孔孟之道導人向善，給女兒做一個榜樣：我們不能只顧自己，我們要關心這個社會，要像孟子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要像孔子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做人要有愛心、同情心，要幫助別人。

既然我傳授的是國學文化，那我便身體力行，穿起長衫上課。

學生們第一次看見我穿長衫上課，無一例外地探問我有關這套衣服的來龍去脈。孩子們的好奇反過來令我更好奇，彷彿他們除了影視作品以外，從未見過真人穿長衫似的。所以每上首節課，我都要用上半個小時講解長衫的典故。

首先我會向小朋友們簡要介紹一下漢服的歷史演變過程，告訴他們從春秋戰國到明朝，漢人的衣服均有一個共通點：寬。這從書本、

圖畫及電視劇裏看到的古人服飾中可見一斑。我又會以之前熱播的影視劇，譬如《女醫明妃傳》、《錦繡未央》、《半月傳》、《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長安十二時辰》、《慶餘年》等等作例子解說。現今的孩子被電視劇渲染得太厲害了，我一說出上述古裝劇的名字、角色，他們就紛紛和應，很有共鳴。

扼要講了漢服，接着再向他們解釋清朝以前是沒有長衫的。長衫是滿族男性的民族服裝，而滿族長衫比中國古代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的衣服都要緊身。它源於清太祖努爾哈齊整頓和完善的八旗制度，八旗制度簡單來說便是兵民合一、全民皆兵。長衫下身側邊開叉，其設計本來就是為了方便滿人騎馬打仗、衝鋒陷陣。一六四四年滿清入主中原後，除了部分少數民族外，長衫就成了中國男性的主要服裝。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清廷垮台、民國建立。北洋政府曾於一九一二年頒布《服制案》，後來的國民政府則在一九二九年頒布《服裝條例》，不約而同地把長衫定為中國男人的常禮服。跟西服相比，長衫已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徵。跟華人女士的旗袍一樣，旗袍也是源於清朝滿族，今時今日亦代表着傳統。

# 接種疫苗關乎公共利益



自由談  
承言

隨著首批一百萬劑由內地研發和生產的科興新冠疫苗抵達香港，全港範圍的疫苗接種計劃在二月二十六日正式開展，香港抗疫迎來一個里程碑。而在接種計劃進行預約的當日，首兩周預約就已經滿額，可謂全城「一針難求」。

在全球疫苗供應緊張的情況下，國產疫苗抵港並不容易，科興能夠優先保障香港，說到底還是因為「自己人」。然而，國產疫苗未到期，就有一些人議論疫苗的問題政治化，片面解讀國產疫苗的保護率數據。對於那些抹黑國產疫苗的人來說，凡事政治上腦，或許他們需要打的不是新冠疫苗，是政治疫苗。

筆者一開始也為當局的接種計劃感到擔憂，不過，從目前預約以及計劃開始當日在接種中心外排起長龍的場景來看，可說是「一針難求」，這無疑增強全民接種疫苗的信心。

筆者在媒體報道中看到一位優先接種疫苗的女士說道：「我一直留意疫苗的資訊，身體力行參與接種，表示自己已用行動支持疫苗接種計劃。相信市民都希望香港的經濟環境能夠改善，亦相信自已已盡了一分力幫助改善。」

這位女士正正一語道出何為公民責任。相信大多數人清楚，如果全民接種疫苗的比例不高，那麼寄望於以疫苗抗擊新冠病毒的效果將會大打折扣。若拋開那些用政治思考是否接種疫苗的人，如今考慮是否接種疫苗的人可能分為兩種：一是擔憂疫苗副作用；二是覺得別人接種了，自己就不用接種。其實，前者只要認真對比目前公開的數據就能了解，當局挑選的三種疫苗整體是安全的，而大規模接種這三類疫苗的其他國家及地區是越來越多，而當局為了釋除公眾的憂慮，透過不同渠道讓市民掌握疫苗正確資訊，設立專家委員會評定疫苗以及相關賠償基金，種種舉措足以加強我們接種疫苗的信心。

走筆至此，筆者想起最近在讀《醫學通識講義》，當中談及接種疫苗的一個關鍵詞——群體保護效應。書中提出一個問題：有些人的體質無法接種疫苗，或者接種疫苗之後的抗體效果不好，疫苗是不是白打？對此，作者的解釋是，當疫苗接種率達到一定水平時，大部分人都對某種傳染病產生了免疫力，「這樣就會直接保護接種人群和間接保護未接種人群、還有那些接種了疫苗也沒能產生免疫力的人群。」這就是疫苗的群體保護效應，因此疫苗需要越多人接種效果更好，而這也是「公共利益」。

的確，從某種程度來說，疫苗像是一種公共產品，接種可以達至某種公共利益，對於那些「讓別人先打」的心理，現在要看大家的公民素質了。我們需要有更多像那位接受採訪的女士一樣，認識到只有社會盡快達到群體免疫，經濟才有可能盡快復甦。

# 梁思成：啟蒙者的疑惑



流動空間  
方元

如果把中國現代建築史拍攝成連續劇，那麼你會在劇中經常看到一個中等身材、面容削瘦的人物——梁思成。他是中國建築界的巴金，在歷史舞台上扮演了一個文化啟蒙者的角色。不過，他也留下了一些疑惑——既是啟蒙者的疑惑，也是歷史的疑惑。

今年是梁思成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讓我們藉此機會重新認識這位大師。梁思成是中國現代建築理論的一位奠基人。不過，他的建成作品不多，最具代表性的有四個半。四個是：揚州鑒真和尚紀念堂，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北京大學地質學館和女生宿舍。「半個」是指南京博物院人文館。我把南京博物院視為梁思成的半個作品，是因為原方案的設計者是徐敬直和李惠伯，而梁思成在修改設計方案時發揮了主要作用。儘管是「半個」，但作為他設計的第一座大屋頂建築，它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梁思成的其他作品，而且是其他作品不可替代的研究實例。

雖然這座建築在一九五〇年建成，但它的故事發生在十五年前。一九三五年，徐李在博物院設計競賽中獲選。他們的設計方案採用了清代的建築形式。其後，在梁思成的建議下，博物院建築委員會要求徐敬直將設計方案改為仿遼的建築形式，並指定梁思成擔任監管和設計顧問。

從南京博物院的構思至建成，梁思成都是一個直接的參與者。實際上，他擁有雙重的身份：既是建築委員會的評審委員，又擔任徐李事務所的設計顧問。即是說，他在設定建築風格、遴選設計方案、改變設計方向、指導建築設計等各個主要階段，都是一個起關鍵作用的人物。所以，把南京博物院視為梁思成的作品，實不為過。

為何梁思成如此執著於遼國建築？對於普通人來講，清式與遼式建築沒有什麼分別。但對於梁思成，這個分別是非常清楚和重要的。他認為唐代建築在造型上比清代建築更雄健豪邁，在結構上更誠實理性，因此更能代表中國建築的美德和中華民族的精神。但由於當時尚未在中國找到唐代建築的實物，於是只能借鑒「恪守唐代嚴謹遺風」的遼國建築。

北宋是與遼同期存在的王朝。南京曾是北宋的江寧府，而梁思成稱讚宋代建築「典雅優美」。那麼，為何他沒有為南京博物院選擇宋式建築？北宋與遼國是由不同民族統治的、敵對的兩個政權，兵戎相見幾十年。



◀南京博物院是仿遼式建築。

作者供圖

如今把遼國的宮殿建在昔日宋朝的城市，這對於南京的歷史文脈是否合適呢？遺憾的是，梁先生已不能為我們解答疑惑了。

內地的學者認為梁思成的設計不同於仿清建築，亦不屬於復古建築。而我的看法是，無論建築形式是仿清還是仿遼，它們其實是一家人，都是「宮殿式」，同屬於古典復興主義家族。進一步講，它們雖然頭戴中式大帽子，但設計思想和手法是源於歐美的學院派。

人們普遍把梁思成看作是歐美的學院派在中國的一個代表人物。梁思成畢業於美國賓州大學，受古典學院派教育。可能因為看到學院派是建立在古希臘羅馬建築的基礎之上，因而他發奮研究中國古建築，試圖為建立中國的學院派打下基礎。南京博物院正好為他提供了一個實踐自己理論的機會。

學院派的門徒，古建築的專家，中國古典建築復興的代言人……劇情按照這條線發展似乎順理成章，但梁思成沒有按劇本演。就在設計南京博物院的那年，他與林徽因在北京大學設計了兩座現代建築。在這座古都，他們有很多理由選用中國古典建築風格。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他們選用的是毫無中國特色的現代主義風格。同時，梁思成在一篇文章中力捧現代主義建築：「所謂『國際式』建築，名目雖然籠統，其精神觀念卻是極誠實的。」

「國際式」是現代主義建築中最激進的一種風格。在審美價值觀上，學院派與現代派勢不兩立；在形式和風格上，古典主義與「國際式」南轅北轍。兩派的關係如果不是水與火，那也是水與油。那麼，學院派出身的梁思成為何一邊做着中國的「宮殿式」建築，一邊又力捧西方的「國際式」建築？

表面上看，梁思成是自己跟自己唱對台戲，但很可能的是，他認為兩台戲的唱法並無矛盾。這個推測可在他的文章中找到根

據：「『國際式』建築有許多部分便酷類中國（或東方）形式。這並不是他們故意抄襲我們的形式……它們的每個部分莫不是內部結構坦率的表現，正合乎今日建築設計人所崇尚的途徑。」

由此看來，在梁思成的眼中，西方現代建築與中國古建築在形式和結構上有相似相通之處，它們的關係不是水與油，而是水與乳，是可以融合的。而且他樂觀地認為，西方現代建築與中國古建築「這兩種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藝術，竟融於相類似……這正是中國建築因新科學、材料、結構，而又強旺更生的時期。」

這個觀點聽上去很有道理，但把理論變成施工圖時，問題就冒出來了。要把現代的建築功能和工業化技術塞進傳統的、農業手工業時代的大屋頂下面，並非像沖杯奶茶那般容易。儘管中國古建築是誠實和理性的，但用鋼架和混凝土去摹仿木結構和舊形式的時候，建築就變得「不誠實、不理性了。作為仿古建築，它是一個優秀的作品。但作為現代建築，它就缺乏說服力了。」

五十年代初，梁思成摒棄了西方的「國際式」，批評它「以『革命』的姿態……猖狂地攻擊歐洲古典建築傳統。」於是，他轉而把自己的理想與俄國的學院派結合，推動了新一波中國古典建築復興。這一時期產生了一些優秀的民族形式建築。不幸的是，未等他總結經驗，解答疑惑，對他的批判已鋪天蓋地而來。

梁思成一生都在探索建築的民族性與現代化相結合的道路。今日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如何繼承和發揚民族文化遺產的問題再次擺在我們的面前。雖然梁思成離世已近五十年，但他的思想對建築界仍不失啟迪意義。如果我們能解開「啟蒙者的疑惑」，那將為中國建築的創新和傳承之門找到一把合適的鑰匙。

# 「莊啡」駕到瀋陽故宮



市井萬象

近日，位於遼寧瀋陽故宮斯文門外的清文化元素主題咖啡館——「莊啡」開業。據悉，「莊啡」的名字來源於清朝歷史上的傳奇人物——莊妃。「莊啡」首期推出四款飲品，將滿族特色甜食、瀋陽特產和時下年輕人喜愛的口味相結合。民眾無需購票「進宮」，便可感受瀋陽故宮的歷史和文化。圖為市民在「莊啡」拍照。

中新社

